

#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及其难题

## ——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 一、黑格尔哲学的时代意识

黑格尔用“现代”这个概念把古希腊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区分开来。这里现代概念具有编年史的意义。但是,黑格尔使用现代概念的时候不仅仅是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说明“现代”。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只有当“现代”失去编年史的意义,而突出其时代之“新”的时候,这种划分才成立的。这就是说,“现代”不仅是编年史意义上的时代概念,而且是关于时代特性的概念,这个时代的特性就是“新”。这个新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新”,比如“新”的一年来临之新,而是社会现象上的新,个人生活体验意义上的新。这个“新”表示新的现象不断出现和人们全新的时代体验。由于新的现象不断出现,时间中的“当下”和“现在”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也正是这个原因,黑格尔把“当代”与“现代”区分开来。而把“现在”、“当代”与“现代”区分开来恰恰体现了黑格尔对于社会世界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时间上的体验,体现了黑格尔哲学所注重的历史观念。

显然,这里的现代性不仅是指时间上的过渡、短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时间的体验。黑格尔对于时代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精神体验。这种精神体验在他对“现在”的解释中表现出来。

黑格尔本人对于时代的转折有自己的亲身体验,而他把自己的这种心理体验自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哲学上来说明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危机、变革和革命。他把这种哲学的概括称为“时代精神”。黑格尔自觉地把他的哲学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这个名言就表达了他自己的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德国只是用抽

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些理论以抽象的思维形式表达了现代各国的发展。

现代世界的不断变迁,既定的规则不断被破坏。于是,这个现代世界会出现一种颠倒的现象。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在教化的世界中人们争权夺利,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人们大多花言巧语,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发生了颠倒。在这个世界上传统的秩序和价值体系都会被颠覆。黑格尔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力求巩固的东西都归于瓦解,所有它赖以存在的环节都遭到践踏,所有的筋骨都砸得粉碎。”于是,这个时代必然面临着如何确证变迁和过渡的正当性,如何确立规范从而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

### 二、现实性与现代性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现代性”的概念,用现代性的概念来概述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是不是不适当呢?实际上黑格尔所经常使用的“现实性”这个概念表达了现代性的含义。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现实性的格言恰恰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点。他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格言被很多人指责为普鲁士君主制的辩护状。而黑格尔本人对于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现实不是当下现存的东西,不是所有现存的东西都具有现实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解释现代社会现象时说明了历史现象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偶然的、历史事件与理性的狡黠之间的关系,这些说明恰恰表达了他对于短暂的社会现象与理性的联系,说明了现代性和永恒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扩展一下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意义。黑格尔说,

“简言之,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如果按照这种简略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现实的,而现实,在本质上就包含了现代性。如果没有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实。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否定现实性更加广泛的意义。比如,它的本体论意义,它在逻辑学中的意义等。比如,他说:“现实性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但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在存在论上理解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他的存在论思想、他的逻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在哲学上的体现。然而,我们在这里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现代性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而现实性概念又在更加广泛的逻辑范畴和存在论范畴的意义上被理解。显然逻辑学上以及存在论上的现实性的概念超出了《法哲学原理》中的现实性的概念。我们不能把本质和实存统一意义上的现实性与短暂性、永恒性统一的意义上的现实性简单地等同起来。其中,一个是逻辑学上的现实性,一个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现实性。我们根据什么说这种逻辑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性概念也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呢?或者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黑格尔会把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现实性作为存在论上的概念以及逻辑学上的概念呢?这需要我们从黑格尔在现代性自我确证中所面临的问题入手来加以说明。

### 三、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困境

哈贝马斯在分析黑格尔的“当下”、“现代”等概念的时候指出:“这些概念后来也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术语,并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把握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的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这就是说,“现代性”概念不仅仅表明社会现象的短暂性、过渡性,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在社会现象不断更新,社会的秩序不断被打破以及既定的规则不断被否定的情况下,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如何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那么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是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呢?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早期的思路,一个是成熟时期的思路。早期的思路是从共同体的既有规范入手来说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可能性,而成熟时期的思路是从认知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思路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 四、主体性原则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那么留给黑格尔用来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就是通过认知主体的自我意识和

自我反思来确证现代性。这就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意识上的自我反思来证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来证明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从前面对于现代性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分裂出来的,革命、改革、过渡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种革命、改革、过渡是正当的呢?在这里,人们不能借助于传统社会思想前提,而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前提下来证明它的正当性。主体性推动了现代性,而现代性又反过来需要主体性为其提供正当性的基础。黑格尔说:“把这个理念理解为精神,理解为自己知道的理念,乃是近代的工作。”而为了能进行时代的自我确证,人们就需要主体的自我反思。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反思乃是新的时代原则最纯粹的表达。这是因为反思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思想自由这个基本原则。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反思既揭示出事物的真实本性,而这种思维同样也是我的活动,如是则事物的真实本性也同样是我的精神的产物,就我作为能思的主体,就我作为我的简单的普遍性而言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完全自己存在着的我或我的自由的产物。”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思想能够自觉地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不仅体现了思想自由这个现代原则,而且它还是一种认知原则。这就是人通过自己思想上的反思获得可靠知识。或者说,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的正当性是通过自我反思来确立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就是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从主体的自我关联的原则出发来进行社会的自我确证,于是现代社会自我确证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认知上的问题。而主体只是作为认知的主体而被理解。无论在知识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主体的自我关联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甚至在涉及社会关系的问题时,黑格尔也是从自我关联的角度来加以解决。黑格尔在谈到现代世界所出现的颠倒的世界时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善的就是恶的。这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摆脱这个颠倒的世界,只能靠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是精神作为主体与它自身关系的问题。而这种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模式是整个黑格尔哲学基本理论范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的哲学是按照现代世界的原则(主体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他的哲学当然是现代性的哲学。他的哲学就是试图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但是他按照这个模式所进行的自我确证却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是由认知主体的自我认识,自我扬弃和自我发展来证明的。他对现代性的这种证明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按照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社会的出现是必然合理的,尽管它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为此哈贝马斯指出:

“但是作为绝对知识,这种理性最终采取的形式是如此的势不可挡,以致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而且得到了太好的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因为理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事件的本质意义早就被预定。”按照自我意识的发展的逻辑,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已经由意识发展的必然性确证了,它的意义早已被预定了。

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这种否定之否定表达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暂时性、过渡性。他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否定原则的辩证法恰恰就是以公式的形式表达了现代社会的特征,表达了“现代性”。可以说,否定辩证法就是“现代性”观念的思辨的表达。而否定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又是必然的。这是包含了必然性的社会现实。“现实性”的概念作为逻辑概念即表现了现代性,又确证了现代性。现实性不是绝对不变的实体(如上帝)的属性,而是主体自身的运动过程,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主体实现自身的过程,都具有现实性。但是这些现实性的东西都不具有完全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表达了现代性,但是它却脱离了现实,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运动,而成为逻辑发展的一个环节。这是因为,现实性获得了存在论和逻辑学的意义。在这个逻辑的运动中,理性取代了命运。每一个事件的本质意义已经逻辑地被规定了。这表明,当黑格尔用否定性的辩证法,用逻辑学表达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时候,他放弃了现代社会的内涵。他强调哲学的时代意义,但是却又使哲学成为一个思辨的体系,而脱离了现实社会。在这里黑格尔哲学显然满足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要求,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黑格尔哲学是具有现代性的哲学,但是却以超出现代社会的逻辑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虽然黑格尔用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的工作,但他是在主体性原则范围内完成这个工作的。在主体性哲学范围内,主体主要是作为认知主体而被理解的。这种认知主体的主要特点是认识客体并克服客体。在黑格尔哲学中,主体的自我运动表现为主体外化出一个对象,并克服这个对象,从而回归于自身。因此,当黑格尔以主体性原则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时候,这个主体性缺乏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或者说,它没有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主体的那种社会整合的功能。而挖掘交往主体的社会整合功能,从而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成为现代性的讨论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是由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进一步完成的。

## 五、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现实性的批判

现代世界是进步与异化同在的世界。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描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他对于异化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一种自觉意识。黑格尔在对现代社会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同时也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不是第一个现代性的哲学家,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但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从精神的自我反思的维度中进行的。于是,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是人的精神发展中的片面性的问题。这是精神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既批判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又从一定的角度承认现实问题产生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自我确证最终堵塞了批判的道路。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试图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自我确证不能依靠认知主体的自我发展,而是要靠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人们可以就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规范。而在交流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规范能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规范的基础。这个规范的基础就能够把分裂的社会整合起来,从而确证新的制度、新的社会现象的正当性。在他看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不依靠传统规范,而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来形成社会共识,而他的理论能够完成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的理论任务。

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虽然为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提供了基础,但是,他的这种自我确证如同黑格尔一样,堵塞了批判的道路。虽然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的角度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这种入侵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受到限制。然而这种批判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比如,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只能用理由来说服别人,而不能用其他任何力量。然而怎样的理由才算是合理的理由呢?在以工具理性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符合工具理性的知识才被认为是合理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工具理性的自我反思就变得不再可能。虽然哈贝马斯改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道路,但是却放弃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精神的自我反思的基本思路。而精神的自我反思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却堵塞了这种自我反思的道路,堵塞了精神上进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

■ 《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约13000字